石匱書

葉向高列傳

明 劒南張 岱著

葉向高閩之福清人向高生時遭倭患林夫人避外家生於敗廁遂名曰廁五歲方歸鄉六歲就外傅稱奇童十五赴邑試縣令許夢熊首拔之時尚未聘夢熊聞邑人俞氏有女名曰若女擇配無如葉秀才者即公壻置酒邀向高父子飲削牘函帶在成禮而歸

皆令辦不費一錢萬曆己卯舉於鄉癸未成進士選
庶吉士授編修持春坊陞國子監司業而升轉中允
歷諭德庶子 光宗以元子出閣向高當充講官以
閣語見抑隨侍經筵元子見向高多鬚飄灑語中貴
曰此飛精先生也丁未升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特
神宗靜攝宮中庶務叢闕向高疏曰往者閣臣得關
其忠全在票擬票擬不行全在疏揭今章奏留中發
票者少票而不當仍復留中至於疏揭十上九不報

名為閣臣共隔絶之勢與外間不殊然外間之一政
一事所不能得者又無不責之閣臣閣臣將何以塞
責此臣之所以懇乞　皇上另補閣員容臣休致惟
皇上憐而許之辛亥九月　皇太子生母貴妃王氏薨
秘不外傳向高知之奥曰勿捎戕簡今日勿言也遂
共揭越四日始傳遂得成禮癸丑充考官與禮部試
向高以內閣止一人入闈柔擬不便再疏辭不允向
高入簾日即有二尉閽入監試御史請以中使送院

門外開中門令內閣官捧入再開內廳門置本於案
中書官接入票完復開門傳送中使進御日以為常
試事疏兵部請福王之國內傳以莊贍地土不完錢
糧未到復改期明春而高封還內傳附揭云福王之
國日期欽諭今春借錢糧地土為辭改俟明歲難
皇上慈愛難割而衆口紛呶此非所以自明也至如
田土則福王地租已滿四萬六千餘而多潞府六千
有奇矣且河南山東搜括已盡尺寸盡屬民產豈可

強增使地方擾動王亦何能安享疏入帳閉七月武弁王日乾許奏奸人孔學與貴妃宮中姜閣莊上欲盟請妖人王三詔至家呪咀太子又刻木為太后皇上像打其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宮侍衛帶刀行刺語多涉鄭妃福王向高密揭云臣訪得王日乾孔學等原係京棍此事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無可究治故難處分今告者與被告者見在法司一審即明 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皇一或張皇則中外

紛擾其禍將不可言彼奸人不過拚一條性命乃國家之所損多矣 上察容憤藏之事遂得獲向高復密奏速令福王之國 上納之皇貴妃遣人語向高曰先生全力為東宮願分少許惠顧福王向高正色曰此正是全力為王處 皇上壽登五十不為不高趣此寵眷特啟行資賜倍厚若特移勢改常額外絲毫雖得況積年口語可從一行冰釋且得賢聲老臣為王何所不至皇貴妃聞之大慟泣於 帝前 帝

亦大慟乃命如期擇吉行禮部先定儀注別皇太子而升坐受無他語向高啓欲皇太子必須加意太子深然之欲下座答升福王同辭乃立受答其二握手泣別送至宮門福王過望　上與皇貴妃皆大喜甲寅二月慈聖太后崩向高有感觸聖孝上疏乞休第六十二疏得請還里乙卯挺擊事起　上每嘆曰葉閣老在必無此欲再召有尼之者遂不果　光宗登極詔起向高後入內閣天啟二年命行人徵召來京

時魏璫用事太阿倒持向高多所匡救魏璫忌高攀龍劉宗周將重隨爭尤力謂二人負時望必去之請自我始皆得止未幾章允儒帥衆有旨逮狀又首救得免向高嘆曰昔年事 皇祖以手代口雖甚觸忤怒一夕即平請亦得允今日與內臣辨以口代手閣中一片地幾成口舌場雖勝必不能後難措手矣給事中朱童蒙等希魏璫旨力排鄒元標至比之妖冦傳聞中欲拆毀書院向高極口陳元標為先朝忠臣

長於學問求方武將正以濂洛關閩講明學術此及南宋王淮韓侂胄輩始立偽學名目摘陷朱熹諸賢而宋祚遂終我 二祖崇尚理學治亂千古朱何輕信人言作此舉動為後世口實書院得不毀尋楊漣以二十四罪訐參忠賢九卿科道連章上或謂求此次勝從向高為助向高回此事未可力爭亟留閣臣魏廣微從中挽回遂具揭勸 上聽忠賢歸私宅解其事權以保全之旨下謂已悉勞臣用心并叙忠賢

有思有功不可負累百餘言向高曰所批文理明順
內璫無此手筆此必有捉刀者是正本艾時傳徐大
化所為察之果然工部萬燝以陵工缺費疏請內帑
廢銅廷杖逆將小璫從籤杖亂下氣奄奄絕杖畢
旬餘而死御史林汝翥巡北城內使被責奏聞亦杖
百汝翥避爲燝事潛遁誤傳匿向高所中使百餘人
直入向高私寓搜捕無所得慨肆嫚罵坐索向高奏
之置不問於是向高決意請歸上疏得允命行人護

送四籍後贈太師諡文忠

若廣書曰、福清得君如彼其專、行乎國政如彼其久、雖無奇猷偉績、以仰酬知遇、然其羽翼太子、維席福王、委曲調護於兩宮之間、終無嫌隙、其功亦鉅矣、壬戌再相、目與權璫共事、補救匡扶、為力甚苦、使登從其言、稍留南樂、挽回其內、亦或不至決裂至此、惜乎調御泥水、訖無其人、時事其可救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八十七

明　剡南張　岱著

方從哲魏廣微顧秉謙列傳

方從哲、錦衣籍、德清人、萬曆癸未進士、繇庶吉士、歷官吏部右侍郎、萬曆癸丑、副葉向高典試、事竣、秋八月、同吳道南辦事東閣、時　神宗深宮臥理、諸司本章、槩置不發、從哲復以循默為容、獨當　上意、御史出差、五六年不交代、而有徑去者、去亦不問、凡事廢

弛、即起居注一事向有詞臣專主福清廢其官自領

然、福清長於筆札歲月微有登記至從哲一槩屏棄

不錄、有以日後史事為言從哲云異日纂修自撥取

各部本章閱之內府藏籍甚多自焦竑遭謗後史官

避嫌、不敢至內府繙閱其書為史從竊去所藏漸耗

有諷從哲稍整飭之從哲蹙額曰多事多事丁巳十

月、業擬不行疏皆中閣雖意出 神宗、亦從哲有以

將順之也、庚申七月、 神宗賓天、八月一日、 光宗

發作、十二日　上過勞煩懣、從哲同內醫崔文昇下通利之藥、上一晝夜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間、吏科給事中楊漣劾文昇下藥之誤、并及從哲　上疾彌留、召從哲等於乾清宮受顧命　上欲封李選侍為貴妃、遂加從哲少保、賜銀壹百兩、坐蟒一襲、越三日、又召從哲等於乾清宮、仍諭冊立貴妃、從哲叩頭對曰、已諭禮部、卜期舉行、早竣吉典、以慰聖懷、　上書、賜諸臣銀幣、燒劄從哲遂進李可灼用紅丸、次日

大漸、中外誹然、以李可灼誤下切劑、使　聖駕一夕
上賓、恐有陰謀、請下司禮勘問、而從哲議旨賞可灼
銀伍十兩、御史王安舜爭之、乃改罰俸一年、議者
蠭起、以　熹廟嗣統、給事中惠世揚奏爲輔臣從哲
十罪三可殺、疏言從哲獨相七年、妨賢嫉國、罪一、驕
蹇無禮、失誤哭臨、罪二、挺擊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
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殺人、贓視憲典、罪五、阻
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

上借督浙送全師、罪八、狗情罔上、易鉞貽羞、罪九、代替推稅、辱國殃民、罪十、有此十罪、已不容於覆載之世、而況其無君之罪、又有泰檢盛把所不忍為者乎、鄭貴妃封后之擧、滿朝臣子爭執、從哲兩可其間、非先帝英斷明示、慨止階之、為禍何可忍言、是從哲狗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隱禍也、無君當誅者一、李選侍原為鄭氏私人、麗色藏鬮、以因緣近幸之故、欲抗先聖母、為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猶非人臣未反

受劉進李進忠盜藏美珠、夜半密約、必欲封貴妃、又欲佔住乾清宮、是視登極為兒戲、從哲何心、滅絕人臣禮至此、是無君當誅者二。崔文昇用剋伐之藥、傷損先帝、科臣臺臣論之、從哲又何心而代擬出脫、李可灼進紅藥速亡、從哲又何心而擬旨賞賚、律之趙盾不討賊、又何辭於弒君之罪乎、是無君當誅者三、從哲進上疏乞休三疏乞放歸里、壬戌、尚書孫慎行、鄒元標進論李可灼事、請正方從哲弒逆之罪、

從哲連疏申辨自請褫奪有旨慰之乙丑魏璫用事

命撰三朝要典定紅丸一案諸請誅從哲者一時概

斥治盡

魏廣微南樂人萬曆甲辰進士天啟二年十二月同

顧秉謙為大學士入閣辦事廣微素因結魏忠賢附

為同姓阿諛取容四年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參忠賢

二十四大罪疏入忠賢亦惴惴懼禍欲結輔臣韓爌

為之地爌嚴拒不得已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委曲

調護逆公魏廣微條旨廣微以逆疏中有門生宰相語深排之是將忠賢亦有疏辭歐魏疏先下備極溫諭次日乃下逆疏切責不少貸忠賢愈益恣肆任情及魏廣微乃以己意用筆墨點縉紳一册分差等目為邪人共八則葉向高韓爌何如寵錢謙益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六七十八姦逆於忠賢以漸擯斥後于書所欲起用之八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鋮等

五十六人指為正人以次黜用葉向高不安其位去、顧秉謙居首揆、吏部尚書謝陞起用至京、見時政日非、勉終一選歸、且以書規廣微中旨大拂廣微之意、史記事黃汝亨冬有書、以大義告廣微、咸拒不納、冬十月朔頒曆、燕有事太廟、　上冕而升、百執事咸集、大學士魏廣微不至、迨飲福受胙禮且告竣、蹌踣入班拜跪、吏科給事中魏大中劾之曰、皇上升殿、頒來歲之曆、以方萬國、雖不頫首奉行、共禀命惟行獨奢

安二寇耳、廣微執政重臣、何以驚駭不升正朔也、
皇上於一日間行二大禮、頒朔不至享廟則後至、其
無禮於　皇上、亦已甚矣、廣微上疏自理且乞骸、温
旨留之、廣微恨大中甚、御史李應昇上言閣臣魏廣
微疏辯、自謂罪止失儀、夫行禮悞蹈始謂失儀、謹按
大明律、失悞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失悞者杖一百、廣
微尚可入中書之堂乎、國家設立言官稱耳目近臣、
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

父允貞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閹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猶啣忿焉柰何比之路馬斥之比犬不與比輩為伍者必另有一輩為朋方今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京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慙每見指摘輒自恨望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廣微當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為難異日亦可見乃父於地下上切責之魏大中李應昇俱以次降謫尋下獄撫司酷刑慘死七年魏璫敗編修倪元璐

追論大學士魏廣微顧秉謙媚璫、奪恩廕、廣微學削
籍上曰故輔魏廣微持國柄援逆璫毒遍海内寔
為禍首其以先朝供奉例除名為民以為人臣附奸
不忠之戒崇禎二年欽定逆案結交内侍次等大學
士魏廣微爰書曰火傳恣劾同合内謀小票潛通中
旨矯借害正同而禍國秉柄至於不收厥罪戍
顧秉謙崑山人萬曆乙未進士天啟二年以大學士
入閣辦事、葉向高去國秉謙居首揆、朝事皆取決忠

賢悉心阿附忠賢耿　思宗欽定逆案結交內侍末等、大學士顧秉謙等百二十八人厥罪滅旦、爰書曰顧秉謙自天啟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主票中間上逆內監徵有規陳乃刑賞僭濫一無匡正褒綸輕褻阿逆何辭　聖明有頑兆依附有負　先帝付託之旨允是定拜秉謙歸里家居諸生歸奉世為首劾秉謙惡跡六十餘款偏貼市衢糾集被害百姓數百餘人奉世捽刺拼詬秉謙秉謙出見奉世以惡款出眎

秉謙對秉謙朗誦一款即與被害人質對秉謙不肯竟讀奉世挽其手將諸款朗誦畢被害數百人既進廳事而傍觀者至數千餘人奉世大聲曰此閫門義子逆黨渠魁真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今日先火其廬為被害諸人稍吐其氣衆百姓一齊舉火數百人人持炬紛將前廳後堂重樓複閣一將烱熖燭天秉謙家口百餘婦女藏匿搬運輜重者諸人要奪投入火中頃刻灰燼秉謙狼狽而走僅以身

冤奉世自出嗚官就獄認罪有司以仇氏激變事出非常罪未加衣盡赦冤繫特留都有新安賈若翔為金陵大會遍邀金陵之貴客文人妖姬韻士一時麇集其供唱者為有名曲部二一曰華林一曰興化東西二臺共演鳴鳳扮嚴分宜者華林則李伶興化則馬伶生旦外丑諸腳色俱不相上下至講河套則人皆走看李伶人人擊節讚歎不已而竟無一人顧馬伶者馬伶大耻不能終劇易衣遁去去三年而返乃

偏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為開讌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更演鳴鳳奏一日歡新安賈復演劇如故及講河套馬伶之舉止動盪聲音笑貌遠出李伶之上李伶乃下非稱絕問馬伶何所師而技遂至此馬伶曰師吾儕馬能及汝吾聞近日之崑山顧閣老即昔日之分宜嚴閣老也我走京師求為其門卒三年日侍顧閣老於朝房習其聲音倣其笑貌乃得之此則吾之師也堂堂宰相彼一伶人觀破至今白

下傳為炎談有文人侯方域者為之作傳

石匱書曰方從哲為相當　神宗靜攝之時乃循默委蛇逢迎　上意十餘年內養成一骫骳不振之世界此時有宰相與無宰相等矣然其阿諛逢君猶為　神宗起見也即其曲庇寵人左袒鄭氏亦尚為　神宗起見也乃若魏廣微顧秉謙之委身婦寺入事魏璫婢膝奴顏授以閹柄則全為魏忠賢起見救之從哲則又愈趨愈下矣吾故合為作傳以見萬曆以來

數十年揆席、衣鉢掃地若此柔順取容皆繇德清作俑從哲之罪、可勝誅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八十三

明　劔南張　岱著

韓爌劉一燝林釬列傳

韓爌山西蒲州人萬曆壬辰進士庚申八月泰昌登極枚卜多人獨閣何宗彥劉一燝及韓爌三人爌清忠有執不喜躁進釋褐之後淹滞開曽恬退自守大拜不數日逆璫方從哲等同受　光宗顧命輔佐太子天啟辛酉七月以爌提傳恩具疏辭不允復上言

有田苗功叙賚歲月分明益重興之始未經小艸之出山暨凱奏之特簡爲株守之閑老功非所及循之其何以爲名心所難安辭之亦非以明讓伏望 聖上俯垂鑒始榮逾寵私矢其悟潛之節大懸若此態廷獅獄具送閣下票擬矚以封疆失事廷獅化貞情罪則一何得以同而起化貞獨釋化貞狀〻不平閣臣而出遂遭糾謝後紅丸獄起孫慎行許奏李可灼同及故相方從哲朝議閧然而矚獨條擧明其不然獄

得以平迨魏璫用事逆璫大張以中救群賢抵觸當事岸然從劾決意歸休陛辭三疏字字秋霜一持以為剛介嫉惡不媚古名臣焉崇禎元年召爌復相於十二月入朝三年正月尚寶司卿原抱奇劾爌致寇爌致仕歸而正從帝厥施未究世共惜之

劉一燝江西南昌人萬曆乙未進士改庶吉士庚申歷官禮部右侍郎是年冬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一燝清忠公亮後示人以和天下想望

其年來天啟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學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進中極殿壬戌以魏璫用事宮
少守爪目獨遂乞引歸加少師淮馳傳官護回籍未
幾卒
林舒蒲田人萬曆丙辰進士以廷試第三人授編修
正學遵肯不苟媕阿取重儕類天啟丁卯陛北京國
子監祭酒時魏璫竊柄勢焰滔天尸祝生祠騷動天
下有監生陸萬齡者以忠賢功德上擬孔子請建忠

賢祠於國學之傍血食萬世與天地同休奉旨於國學射圃卜地建祠林釬力不能諫憤懣難容於是夜挂冠於國學櫺星門不辭竟去忠賢偵知政擬逮繫八月二十三日　熹廟賓天遂得寢崇禎九年起釬於里拜東閣大學士釬勁節清操不能阿世受制首揆致政而去天下惜之聞卒贈禮部尚書賜謚文穆

石匱書曰鳳凰麒麟不見者也其即以不見稱奇孔子老聃不用者也其即以不用立教蒲州南昌蒲田

三君子出與世左不究其用而僅知其高風勁節指
摸後世又因其阨窮伐伏中而反增其重也南梁涿
州燻灼一時用則用矣嗟我三賢其背以此易彼哉

明 敘南張 岱著

三案諸臣總論

帝王之勢位與人殊、其情性則一也、帝王之品地與人殊、其戚屬則一也、故凡處帝王之家事者即以處庶人之家事揆之、其情理則未有不合、我明之有三案、其盈廷之聚訟也久矣、不得一近情之言則其紛不鮮、余嘗問客曰、凡庶人之家平白無事、有一棍徒

持白挺闖入指其應門之人而直入中堂被打之家有不驚惶攔阻執之到官而問其來歷究其主使者乎容曰無之人問曰人家父母有病被庸醫誤下其藥藥甫入口而覩即旋殞為其子孫者有不詬詈醫人碎其藥籠告之當道以治其庸醫殺人之罪乎容曰無之人問曰人家小兒生母蚤死寄育於諸母諸母不加恩養待以非禮其子號泣躲避走匿他所扯人之衣、拉人之裾決不肯入其諸母之懷為其戚屬

者見之有不恨其凶暴思為小兒易置其處乎容曰無之然則可以定三案之說矣論梃擊者論其不應持梃打入人家之說也論紅丸者論其誤用刼藥究其僭醫殺人之說也論移宮者論其諸母淩虐小兒為之易置其處之說也對衆昌言明正其罪在諸臣之持議未嘗不確乃為之解釋者不過曰風癲風癲則可不風癲則不可也不過曰誤誤則可故則不可也不過曰治命治命則可亂命則不可也曰事關宮

闈不曰事關國本乎、曰醫人有割股之心不曰　光廟有尚湖之痛乎曰　先帝之寵人當念不曰　先帝之嗣君當慎乎、句深則隱恐傷國體在諸臣固不當居以為功防微杜漸、遏絕異謀在諸臣尤不當坐以為罪今之罪之者、謂其借端生事捉影捕風未免過於吹索譬之家有火盜諸奴畏避噤不敢出一言而一奴拯救焦頭爛額故為恐惕以自大其功故為恐惕以自大其功、謂之非純臣則可乃故為恐惕以

自大其功而遂謂之奸邪則不可也

梃擊

王之寀列傳

王之寀陜西朝邑人萬曆辛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四日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棍撞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簷下為內官韓本用等執縛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次日皇太子奏聞命法司提問巡視皇城御史劉

廷元奏入犯供名張差係薊州井兒峪民語言顛倒形似瘋狂臣再三拷訊本犯喚稱喫齋討封等語話非情實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瘋魔稽其貌的係黠猾情境叵測不可不詳鞫重擬者刑部司官胡士相岳駿聲等審張差供被李自強李萬倉燒差柴草氣極於四月內來京要赴朝聲冤從東進不認識門徑西走適路遇男子二人紿曰爾無憑據如何進入爾拏挺子一條來便可當作冤狀等語差日夜氣忿

失志瘋狂遂於五月四日手拏棗木棍一條仍復進城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走入前殿下被擒擬依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斬決不待時本月十一日提牢主事王之寀散飯獄中末至新犯張差見年力壯健非風癲人初招告狀着死撞進復招打死讎臣問寔招與飯不招當餓死即置飯差前差見飯低頭已而云不敢說臣乃麾吏書令去止留二役扶問之招稱張差小名張五兒父張

劉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說事成與你幾畝地種々你受用老公騎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鋪初四到京問何人收留云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吃說你先衝一遭撞着一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救得你遂與我棗木棍領我繇厚載門進到宮門上守門阻我々擊之墮地已而老公多遂被縛揺之小爺福大天招還有栢木棍琉璃棍々多人衆等情其各犯姓名抵死不招倘着

此犯不顛不狂有心有膽懼之以刑罰不招要之以
神明不招啖之以飲食始半吞半吐中多疑似頗
皇上縛壳犯於文華殿前朝審或勅九卿科道三法
司會問則其情形可立見矣户部郎中陸大受言青
宮何地男子何人而横肆手梃幾驚儲蹕此乾坤何
等時耶北人好利輕生有金錢以結其心則輕為人
死至大奸之奔走死士也或出其技之庸庸者姑試
之於死地以探其機而後繼之以驍桀用其死力於

忽不經意之處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張差業招一內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說一街道何以不知其處彼三老三太互為表裡而霸州武舉高順寧等今竟匿於何所變豈無因警亦非小乞皇上大振乾綱務在首惡必得邪謀永銷明肆凶人於市朝以謝天下庶可警後疏中有姦戚二字上惡之與之家疏俱不報初獄胡士相諸臣嫉王陞如仇御史過庭訓為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癲始末諸臣據為口

寔以風癲二字定為鐵案矣乙丑刑部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楨勞永嘉王之寀吳養源曾之可柯丈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等再審張差供稱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人有姐夫孔道住本州城內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往龐保處送炭龐劉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

外父通着我來說打進宮中撞一個打一個打着小
爺喫也有穿也有劉成跟我來領進去又說你打了
我救得你又有三男送紅票對我為真人等語刑部
行薊州道提解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
鞫給事中何士晋言頃者張差持梃突入慈慶宮事
關宗社安危 皇上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
查勘乃旬日以來似猶泄泄豈刑部主事王之寀一
疏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耶雖事涉宮闈百宜慎重

然謀未成機未露猶可從容曲處今形見勢逼業已
至此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明主可與忠言
此事寧無結局而今方待勘未卜的耗何如臣固不
敢預擬也疏留中閣臣疏催 上諭曰朕自聖母升遐
奉襄大典追思慈恩罔極哀慕不勝方在靜攝中突
有風癲奸徒張差持梃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致朕
驚懼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國根本豈不深愛已傳
本宮添人守門關防不時護衛連日覽卿等所奏姦

究叵測行徑隱微既有主使之心即着三法司會同
擬罪具奏是日刑部據戚知州回文以上　上再諭
法司嚴刑鞫審速正典刑時語多涉戚畹鄭國泰國
泰出揭自明給事中何士晉復奏陸大受疏內雖有
身犯姦畹危鋒等語特借此發端以明杞憂之果驗
而語及張差原止欲追究內官姓名大宅下落並未
直指國泰主謀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
未成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輒爾具揭張皇人遂不

能無疑若欲釋疑計惟明告宮中力求 皇上速將
張差所供龐保劉成立送法司拷訊如供有國泰主
謀是大逆罪人臣等執法討賊不但宮中不能庇即
皇上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臣請與國泰約令國
泰自具一疏告之 皇上嗣後凡皇太子皇長孫一
切起居俱係鄭國泰保護稍有疎虞便即坐罪則人
心帖服永無他言若今日畏咎犯招攀一惟熒惑聖
聽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使遠逃或陰斃張差使滅

口則疑復生疑將成寔事惟自審處以消後禍不報

二十八日癸酉　上詣慈寧宮召見日官方從哲吳道

南先至文武各官陸續至內侍引至聖母靈次稽首

上西向倚左門柱設低座俯石欄百官復至御前稽

首　上連呼曰前〻諸臣稍膝而前去御座不數武

上練冠素袍皇太子冠翼善玄冠青袍侍御座右三

皇孫雁行立左階下上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哀痛無

已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每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

到慈寧宮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風癲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廷有許多閑說爾等誰無父子乃輙來離間我耶遂見刑部郎中趙會禎所問招情止將本内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餘人不許波及以傷天和以驚聖母神位尋執東宮手示群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御史劉光復跪於班後高聲大言曰　皇上極慈愛皇太子極仁孝語未竟　上不甚悉問為誰中使以御火劉光復對光復

大言不止上斥之至再光復不聞復申前說詞氣益峻上色損改連呼錦衣官何在者三無應者速令中涓縛之撻伏交下上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候旨從哲等叩頭言小臣無知妄言望霽天威怒稍解乃以手約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使我有別意何不於彼時更置今又何疑且福王既已至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彼能飛至乎因命內侍傳呼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諭曰朕諸孫俱

已長成更有何說顧問皇太子汝有何說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曰似此風癲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廷有許多議論爾輩為無君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深為可恨 上謂各官曰爾等聞皇太子語否人述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群臣跪聽未起 上屢顧闕者令續到官皆故進不許攔阻以故後來者拜跪錯亂班行稍右與 帝座遠上又持太子面向右問曰爾等都見否眾俯伏謝乃

命諸臣同出次日決張差於市　上命司禮監會九卿三法司於文華殿門前鞫審龐保劉成保京名鄭進成京名劉登雲其與差飯及木棍引進等情俱轉展不招方審問求宮傳諭曰張差持棍闖宮至大殿簷下當時就擒並無別物其情實係風癲誤入宮闌打倒門官罪所不赦後招出龐保劉成本宮反覆參詳保成身係內官雖欲謀害本宮於保成何益料保成必素凌虐於差故肆行報復之謀誣以主使本宮

念人命至重造逆大事何可輕信連日奏求父皇速
決張差以安人心其誣攀龐保劉成若一槩治罪恐
傷天和況姓名不同當以讐誣干連從輕擬罪奏請
定奪則刑獄平於本宮陰隲亦全矣六月戊子刑部
擬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左道為從律論應流李自
強李萬倉應答從之王之寀為科臣徐紹吉堂臣韓
浚所糾部覆附住中旨特黜為民　熹宗元年御史
魏光緒上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忠臣事君有死無

二　先皇帝以長君當主何嫌何疑而無端燕啄王孫尒抱空憂奸人構煽每思為所欲為海內正人君子一介指斥悉以東林淮上為阱驅除既盡釀禍遂烈並封妖書之事張差梃擊之謀九廟有靈旋即撲滅而招據黃花山團聚之逆謀三十六都頭內外多人之名列棗木柏木棍之凶器打死小爺之逆詞洶心駴目此時稍有人心誰不請劍殺賊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而偏用之以庇奸黨不用之以伸

法令而偏用之以雜閒官首捏風癲以為張本司官承望風旨曲意偏護改黨內為教內都頭為香頭許地三十畝已載入招又復割去致張差以頭搶地謂同謀做事事敗獨死竟付之不問也主事王之寀懼為赤族之誅明言入告而諸奸恨不附己巧借察典追奪誥命主事李俸聲言處分勒令致仕郎中陸大受張廷上疏告變張廷卒以憂死而大受又以大計黜去嗟嗟逆君者有罪緩奸者何罪借風癲漏獄詞

者有罪抒公憤捐身命者何罪是非不兩立之案非則張差足矣之案當罪則張差當賞矣况此一事也拿賊奏聞者 先帝請下法司皆 先帝皇祖曾不以 先帝之請為非而為之決張差殲奸監幾十年不御之朝堂一旦召見群臣面行撫慰然則 皇祖之於此事亦曉然明白特諭臣以風癲二字無所歸着故寧寬賊徒而罪之案耳聖明在御恩及林藪建言受杖之人先後光明而三臣去國孤踪不蒙昭雪

此忠臣義士所以感憤而不平也伏乞 皇上立賜擢用以為忠身殉國之勸若停撓有人終從禁錮亦須明白與衆於天地間使人知三臣心事亦曾有人議之者即三臣終老巖穴無恨若區區一官三臣自誓之日業已棄擲而今日乃欲以腐鼠嚇之乎嗟嗟之寀本無罪而諸臣強名之曰罪楊漣本無功而諸臣強名之曰功有罪者去有功者亦去則為今之臣必當何如而後可乎臣願與天下萬世共質之 上

可其奏遂起王之寀為刑部主事何士晋為两廣巡
撫都御史之寀到京上言乙卯之變 先帝安危在
於呼吸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等無復
忌憚遂欲睥睨神器化家為國 泰雖死法應開棺
戮屍赤其族瀦其宮以為人臣大逆不道之戒總之
用藥之方即通閤之術通閤之術即梃擊之謀向使
張差事發窮究根株令日之盧受崔文昇敢復爾哉
長安公論有曰風癲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

評廷元也奇貨元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復

評光復也斃不中而假之諜：勢緩而促之藥是異

之藥、慘於差之棍是爱之書烈於哲之書也張差之

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無劉成亂賊接踵而 皇

上孤立於朝矣又言即中胡士相等主風癲者也堂

官張問達調停風癲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

評無隻字頗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

風癲後寛奸究勞永嘉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

有三十六個頭兒則胡士相閣筆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言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令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朔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給紅封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諸奸亦有人心者以堂官對衆手單而欧之以十八人會審公單而增減之人逆不道非止大不敬也疏入上曰奏内事已經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未幾陞尚寳

司少卿明年陞太僕寺卿又明年陞刑部右侍郎魏璫用事翻駁三案緝為三朝要典御史楊維垣劾張差一案王之寀倖功躐躋誣　皇祖於不慈陷　先帝於不孝其罪寔大焉得言功又曰從來君臣父子之間開以理喻未開以勢激也投鼠者既不忌器則將乞旨豈復擇於彼中夜之泣何求不獲是　先帝之危不危於張差之一梃而危於之寀之一激也即碎之寀之首豈足贖哉疏入削之寀籍後順天府丞

劉志選又黍之采先年嚇詐鄭國泰銀三萬兩令撫按追贓擬戍志選復言戍遣未盡厥罪遂逮繫詔獄嚴刑追比竟斃獄中崇禎元年得復官卹贈

石匱書曰春秋之義謂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所謂將者謂無其形跡而有其心也張差持梃入宮但可謂神宗與貴妃未必有是心然不可謂之竟無其形跡也乃神宗欲併其形跡而化之故以風癲二字恃為鐵案而龎劉二豎決不付法司每當廷鞫則以東

宮令旨盡行塗抹所以不能不動天下之疑也自王之宷之疏一出知形跡難掩而神宗方以如意愁于相託乃召太子令貴妃稽首謝曰九事伏小爺顧看太子亦稽首曰還伏娘娘顧看且拜且泣 止之掩泣爲斃二閹以觧從此鄭氏亦稍知斂葺而太子獲以少安使如初讞仍留二閹於宮中則胆麄手滑禍且不測故之宷之人品不可知其護衛太子之功則亦詎可盡泯也哉

紅九

孫愼行列傳

孫愼行直隸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廷試一甲第三人授編修妖書事起時宰有所逞憾欲竊其獄愼行抗言宜存國體時論韙之前後以艱歸冊封歸請告歸輒揵户著書聲影俱寂累遷禮部侍郎視篆有福王之國事先是福王以母愛有寵於上儲位久未定廷臣爭冊立並封多被譴後光廟既正位東

宮、猶未出閣、福王雖封之國、未有期也、廷臣屢以為

請、至癸丑、始奉旨吉明春、顧猶以庄田四萬未得

為辭、慎行奮然曰、此禮官責也、時　神廟靜攝久、典

禮廢弛、慎行首疏關治亂者數事、遂及之國期、率十

日一請、而堅持庄田如潞府例、奉旨切責不顧、又連

請東宮出閣、已而　上命所司擇吉、忽內降更期後年、

時福清當國、皇恐持未下、慎行擬伏闕爭、而亟以九

卿公疏、候命闕下者二旬、每與諸大臣旅會、詞氣慷

慨、輙曰今日是其死所、而福清曰、今日是相公死所、九卿相顧感激爭出危言佐之聲朗朗、徹大內、於是福王自請藏莊田以行、而大典告成、其他若慈聖太后廟號、王貴妃葳主、諸王選婚、皆關聖孝聖慈至大者、慎行動引典禮爭楚獄、久冤慎行平反、釋其幽滯者數十人、代藩廢長立少、慎行念其事正、與東朝類、亟正之、杜小人窺伺、潜而庚戌科場之弊、卒按法持之、群小滋不悅、又以其暇從羅豫章、李延平在部、踰

年請告去、而忌者竟以京察中之、得旨炤舊調理、至庚申七月 神宗大漸、 光宗於八月朔踐祚、踰十日不豫、召醫官陳璽等胗視、十二日為御門視事之初、力疾強出、聖容頓減、時鄭貴妃尚在乾清宮、進美女八人、 上體益憊、內侍崔文昇用下利之藥、 上晝夜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間、十七日召輔臣方從哲等入視疾、 上困頓殊甚、二十日楊漣奏 皇上纘承大統、哀思勞瘁、用是小致違和、原非有沉痾宿

積之病也、鄭內官傳出全是用藥差誤、以致困頓、如此則內官崔文昇之為也、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皇上日日萬幾、煢煢哀痛精神不無煩費、於法正宜清補、文昇何投相反相伐之劑、必有心之誤乎、無心之誤乎、有心則虀粉不足贖無心一誤、豈可再誤、皇上奈何尚置賊臣於肘腋間哉、皇上睡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寢之時、閣部大臣、亟尋諸臣中善知藥者、日至宮門前、

齋心問候、同欽召御醫、細〻講求藥餌、多方斟酌、封付忠慎内官、如法煎熬以進、逕於丸昇者、懇發司禮監、究問處分、傳示中外、使知聖躬不安、非興居無節、侍御蠱惑、以解道路紛紛之口、後服李可灼紅丸、上疾大漸、方從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疏曰、醫不三試、不服其藥、先帝之脉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赤紫、滿面火升、食粥煩躁、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

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虗火燥熱之症幾何不速之斃乎然醫術不精猶可藉口臣獨恨其胆之大也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篤言金丹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陛下頒以賞給臣謂不過借此一舉塞外廷之議論也夫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為謬猶可言也以其為美而薦之不可言也疏入乃改票罰俸一年而議者蠭起矣御史鄭宗周上言往歲張差

之變、操推禁門、戮醜不測之禍、祇以　皇祖優容未

盡厥罪、故文昇尤而效之、臣請并斬文昇以謝天下、

臣非謂誅一文昇遂足以申國憲而消逆萌、第恐張

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復置不問、奸人得志、何所

憚而不為也　熹宗二年四月、光祿寺少卿高攀龍

上言、崔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不可復收、是明以藥試

也、在律、故違本方殺乎人者死、況至尊乎　陛下不

即誅戮、僅止斥逐、今文昇復潛住京師、意欲何為、往

者張差謀逆寔係鄭國泰主謀劉保謀逆寔係盧受
主謀受鄭氏私人不可掩也文昇素為鄭氏腹心特
當時失刑不及拷訊其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不聽
天啓二年四月再召孫慎行為禮部尚書入朝即上
言綱常大分至明弒逆顯形難掩 皇考賓天雖因
夙疾寔緣醫人進藥不審一時形跡可駭可疑觀邸
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藥兩丸乃原任太學
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須太醫院官呈方藥咀飲

片、須一一檢驗明白、恐致失誤、可灼非用醫官也、紅丸不知何藥物、 皇考病症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弒君、然則從哲宜何如處焉、速皈自裁、以謝 皇考、義之上也、闔門席藁以待司寇、次也、而乃晏然傲然、含糊支撐、至謂朝攻可灼、俾粟囬籍調理、豈以已寔薦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 皇考反可忍乎、臣

謂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益難免弑之實、即忠愛深心、欲為君父隱諱、其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進紅丸二服、須臾 帝崩、恐百口無能為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非獨於此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祖制未有以妃為后者、亦未有帝崩、而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 皇祖英明絕世、未嘗有楚歌楚舞欷歔之態、即彌留之際、尚不能黃緣徽倖、而突傳此旨、不知何因、觀禮部疏

云、内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思、若非禮部執爭、諸科道力責戚畹章請免、幾何不誤立皇后、貽禍宗社、以顧命元臣、而視非常大變漫無主持、一任其行止、事成、則已操其重、何所不為、不成亦已任其愚、無所復忌、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一也、又有議上尊號稱恭皇帝事、夫宋之恭端、已係將亡衰主、晉主降宋、隋主降唐、周主降宋、俱為恭帝　皇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平倭平播平寧夏功業無前、豈無他美

懿可稱、而北降王遹商、若非言官題糾、便應如議以
上、天下何忍傳稱　皇上覽前史何忍爲念、豈真不
學無術至此謬盭、寔乃呪咀君國等於弁髦、此從哲
不能爲天下萬世鮮者、二也、又有選侍垂簾聽政事、
夫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事即劉遜李進忠么
魔小豎何遂大胆揚言、言者以爲遜忠陽晚業偷珠
寶藏之從哲此事曖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顧命
大臣、曾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倡言、急請移宮、選

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無駐足之所、恐 皇考社稷將不血食、可為寒心、鬧報時從哲濡遲不肯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為遲數日也無妨、已又欲急退、科臣攔之以往、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吃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鬧、任婦寺之縱橫、而時佐其焰、恐沖主之勢危、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此是非易了、相臣所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相臣所宜

極慎重之事、反覺勇猛直前、夫進藥猶可為忠愛、而
三事尚可為忠愛乎、此又職於從哲終始反覆深惟、
不能為觧、今諒陰將終、大禮畢就 皇上亟急討國
賊、臣惟癰疽不決後必大潰、積蠹不去終當極壞、今
正決疽去蠹時矣、若從哲之弑逆一日不討、則朝廷
之紀綱一日不明、何以雪不共之讎、慰 皇祖皇考
於九天、何以彰不執之罰、銷姦臣逆賊於異日、伏乞
皇上大奮乾綱、赫然震怒、毋訪近習墮其攀援、無拘

忌諱、入其布置、立下臣章、從公詳議、如臣言有當、乞

將從哲大罪肆放之罰、逮嚴兩觀之誅、併將李可灼

嚴加拷問、置之極刑、如臣言無當、即以重典治臣、亦

所甘焉矣、奉旨會議具奏、左都御史鄒元標奏曰、臣

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

恃此信史、憶過南中、諸士紳爭言 先帝卒然而崩、

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 先帝无妄之藥、跡或有

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既入都門、聞 先

帝一月仁政、媲美堯舜、定速登信史、諸臣曰說到

先帝大事令入閣筆說到壬辰以後諸相臣事令入

閣筆、誰敢領此、臣益復致疑、近讀孫慎行一疏令人

神骨為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

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倒行逆施、無以解人之惑、且

從哲秉政七年、未聞輔相何道、但聞一日馬上三書

催戰、斷送百萬生靈、將　祖宗櫛風沐雨、一片東方

地土、盡致淪沒、試問誰秉國成、而使　先帝震驚、使

張差闖宮、使豺狼當道、使胥人亂政、使潛鱗駭浪、將何辭以對、從哲近在肘腋、群陰密佈、臣扶林一世、誰言人過、豈敢過求從哲、惟是臣身為風憲之官、名在會議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君臣大義、今日不明、再無有明之日、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臣亦知陛下、隆禮舊輔、未必能毅然立斷、諸相同籍同官、未必能捐情立剖、易曰、益之用凶事、凶事政所以益之也、臣讀學士公鼐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為

小人不言東宮者為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又云盡除天下之清流陰剪元良之羽翼此真寔録真信史也從来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失今不成悠悠歲月尺手障天臣不知世道何所底止臣不知忌諱對衆昌言蓋為　先帝計即為　陛下萬壽無疆計為天下萬世君臣計為寒將来奸臣賊子之胆殺將来奸臣賊子之謀計也惟　陛下熟思前年之光景勿忘當日之艱危不勝激切待命之至方

從哲出疏辯之、自請削奪、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時九
卿科道會議久延、給事中魏大中述之曰、禮臣孫慎
行痛 先帝崩殂、討輔臣方從哲以春秋之法、 皇
上命諸臣據實會奏、何以迄今未奏也、蓋 先帝之
棄群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率土忠義之驚心者、
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前日之梃不中、而圖所以
中者百端、至藏酖毒於女謁、侯元精耗損、憊不可支、
而蕩以暴下之劑、爍以純火之鉛、 先帝之所以困

頊而不可赳者、其跡甚著、何以迄今未奏也、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所謂　先帝之賊也、要使孔子而作春秋、定首罪、必罪在不討賊之臣、何也、春秋書趙盾為弒、惟以其不討賊也、不討賊何以即名為弒、以盾為正卿也、傳曰、深責執政之臣、然則自乙卯以迄庚中、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甚晰也、何以迄今未奏也、且非獨不討而已、酬可灼以賞、奬可灼以忠愛、寛可灼以罰俸、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者代為委之

於　先帝之風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胆所羽翼之元良、數十日深山窮徼所謳歌之堯舜、一旦戕於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護之、從哲真無人心者、何以迄今未奏也、春秋之法誅意、闌入慈慶、非張差之意、固鄭國泰之意也、挺劑益疾、非崔文昇之意、固鄭養性之意也、而執政者、何以不問也、春秋之法誅賊、必誅夫賊之所恃、今造意者何所恃、黨賊者何所恃恃從哲也、不必紅鉛之進、出從哲之意、

而從哲已為罪之魁也何以迄今未奏也李可灼之
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偹崔文昇之逆不遡之張差不
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恭之三案不定不
悉崔文昇之情罪不下張差而李可灼次之如是而
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之所以自處者可以權衡
其間矣何以迄今未奏也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會
同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曰竊惟國家有不可不
正之綱常有不可不飭之法紀然必法紀飭而後綱

常正、必綱常正、而後史錄明、禮部尚書孫慎行疏論舊輔臣方從哲、從哲有辯疏、都御史鄒元標繼以疏論從哲、從哲又有辯疏、此事於國家重有關係、且仰奉明旨、命臣等據遵會奏、臣等會各衙門各出議單以彰公論、臣等勘得、當日輔臣與諸臣、同視 皇考之疾、急迫倉皇、悉心拯救、弑逆二字、何忍輕言、但以我 皇考慎重之疾、李可灼輕進嘗試之藥、輔臣未能力止、九卿科道諸臣、并候於宮門內、亦未能力止、

輔臣與諸臣、均有罪焉、至於可灼之處分 皇考愚溯之泣、中外之痛恨可灼、政欲食肉處皮、而王安舜等疏奏、重處即應重票、乃先票罰俸、繼票養病去、則失之太輕、失之輕、故即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 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於辯疏後、自請削奪、以釋中外之疑、臣等謂應如輔臣之請、為法任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爾也、夫李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脉知醫者也、一旦以紅丸進、

帝圖非望之福、而龍馭上昇、攀援無及、可灼罪勝誅
乎、應即勅衙法司、究問、以正刑章、崔文昇當 皇考
哀感傷寒之時、進大黃涼藥、可灼輕進紅丸、不加詳
察罪又在可灼上矣、法應逮文昇於法司、從重究擬、
以三尺除二惡肅綱紀而洩公憤、庶中外之心可以
釋、輔臣之心可以明矣、議上、李可灼法司究問、崔文
昇仍發遣南京、是時左袒從哲者、刑部尚書黃克纘
詹事公鼐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給事中汪慶百十月

李可灼譎戍、孫愼行棄官歸、天啓五年四月、赦免可灼尚寶司少卿劉志選劾原任禮部尚書孫愼行、倡不嘗藥之說、妄疑　先帝不得正其終、更附不討賊之論輕詆　皇上不得正其始、遂削職追贓、遣戍邊鄙、未經發遣、丁卯秋、　思宗登極、赦詔至、竟得免、崇禎元年、起禮部尚書、髙卧不起、後八年、有旨擇在籍堪任閣員者、廷推及愼行、乃以原官㕍特召、疏辭、不允、扶病就道、甫至都而卒、年七十一、謚文介、

石匱書曰、文〻山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萬無不下藥之理、故諸君子之歸咎紅丸、其說猶未盡也、我光宗皇帝、以積[illegible]之軀、一死於女謁之蠱、再死於下藥之暴、至紅丸其三死矣、乃諸君子不歸重崔文昇而獨切責李可灼、此方從哲之所以有遁詞也、光廟至乾清三召、已自知決無生理、服紅丸死、不服紅丸亦死、諸葛武侯之料蜀、所謂伐魏亦亡、不伐魏亦亡也、方從哲不深究崔文昇之下藥、乃死護李可灼

因護李可灼而併護崔文昇、司馬昭之心故不能不見疑於路人矣後因救李可灼之甚　帝崩之後反頌上賓反稱忠愛以言官抨之而初擬罰俸再擬養病、盖其轉展愛護真有不可解說者矣黄克纘曰今市井小人父母偶病庸醫投及病之劑以殞隱忍不告官、恐致惡名是矣倘有義憤之僕碎醫之箱藥鑿之背、到官聲罪誓與共死者、為是乎非乎、柳念綢繆薦引之舊、反為之加餼加餽者、為是乎非乎、既以餽

餘者反禁義憤之僕、謂出語不祥、加名不美、反欲重治豫附者賢、可乎不可乎、一念姑息、遂欲變天下之公論、以自護其短、此則方從哲之罪也

移宮案

周嘉謨列傳

周嘉謨、湖廣景陵人、隆慶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丁丑、出守韶州、壬午、遷四川兵備副使、建武兵變、嘉謨單車往諭以禍福、叛卒四千餘人皆俯首聽命、及撫

白草番夷、視師邛州灘縣皆饒方畧、晉按察使乞歸、尋丁艱起補故官、值蜀人爲中使立東雲橫斂逮繫相屬嘉謨遍檄所司、俾一切得抗絕之又廉得奸黠、附中貴爲虐者五人寘之法民賴以安、轉左布政陞僉都御史巡撫雲南、會滇當兵燹後、意在與民休息、不欲勤兵而土酋安民背漢投緬據蠻灣、請兵討之、斬首二百餘級、獲安民立其弟安靖盡諭散其黨而還亡何廷推總督兩廣、疏請減滇南額、供黃金五千

兩不報立為官買法而西夷交趾有越境憂兵餉煩費嘉謨又酌鹽贖四千餘金給之歲大浸請賑濟且出俸餘為南海番禺高要高明四會諸邑築圩隄捍災患作法周詳移南戶部歷工部尋改北陞吏部尚書會　神廟賓天鄭貴妃邀封太后嘉謨理諭鄭養性亟請貴妃移宮并辭封太后與九卿科道勳戚諸臣共集松棚下嘉謨昌言曰汝姑無他意不過欲長享富貴耳攸聽吾輩言則榮華富貴世世可永保如

不聽吾輩言、則身家性命亦未可知、於是養性大懼力諫貴妃移住離宮、更不言冊封事矣、九月朔、光宗又宴駕、給事中楊漣語周嘉謨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可託少主者、急宜請見嗣主、呼萬歲以定危疑隨擁出宮、移住慈慶為是、嘉謨然之、以語方從哲漣遂先諸臣排闥入、閹豎挺亂下、漣厲聲曰、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駕、嗣主幼小、汝等阻門不容入臨、竟欲何為、閹者却、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皇長子、皇長子

為李選侍阻於煖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紿選侍抱持[illegible]出、諸臣叩頭、呼萬歲、皇長子曰、不敢當、群臣共請詣文華殿、王安擁之行、閣臣劉一燝掖左、勳臣張惟賢掖右、內侍李進忠傳選侍命、召還皇長子者三、喝諸臣曰、汝輩挾之何往、漣叱之、共擁皇長子登輿、至文華殿、皇長子西向坐、群臣禮見畢、請即日登極、不允、諭初六日即位、復擁入慈慶宮、一燝奏曰、今乾清宮未淨、殿下請暫居此、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

是宗廟社稷托重之身、不可輕易、即詣乾清宮哭臨、須臣等到乃發皇長子首肯連語中官曰、外事緩急在諸大臣調護聖躬在諸内臣責有所歸、王安等踴躍稱諾嘉謨等遂合疏請選侍移宮御史左光斗上言内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遞有大故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今　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

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太
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即先皇貴妃之諭、亦在彌留
之際、其意可知、及今早不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
制之寔、武后之禍立見、今日誠有不忍言者、且殿下
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
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又況睿智方開、正
宜不見可欲、而何必託於婦人女子之手、選侍宜仍
守舊職、作速移宮、殿下仍回乾清、則禁禦嚴而名分

定矣、上諭、移宮已有旨、冊封事既云尊卑難稱、着
禮部再議、給事中暴謙貞抄參曰、大寶將登、上有百
靈呵護、下有群工擁戴、亦何用此婦人女子、而必加
以尊稱為、且聞李氏亦非忠誠愛國者、宮闈之禁秘、
雖不妄為猜疑、而揭帖之喧傳、寔緊見處、心叵測、萬
一封典得行、事權或假、則滋蔓難圖、慎始慮終、顧名
存法、事屬可已、抄出發之、給事中楊漣上言、先帝
升遐、人心危疑、咸謂選侍外托保護之名、陰圖專擅

之塞、故力請殿下暫居慈慶宮、欲先撥別宮而遷之、
然後奉駕還宮、蓋祖宗之社稷為重、宮闈之恩寵為
輕、此臣等之私願也、今登極已定、明日豈有天子復
處東宮之理、 先帝聖明同符堯舜、徒以鄭貴妃保
護為名、病體之所以沉痼、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藉
藉、至今抱痛、安得不為寒心、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
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
容泄泄以負 先帝凭几輔殿下之託、亦在今日、疏

上、漣復往趣從哲從哲曰待初九十二亦未晚、漣曰、天子無復返東宮禮選侍今不移亦未有移之日此不可頃刻緩者內侍曰獨不念 先帝舊寵乎漣怒曰國家大事豈容姑息且汝輩何敢如是聲徹大內、皇長子使人諭漣出命司禮監按盜帑諸侍、收李進忠劉遜等選侍移居噦鸞宮御史賈繼春上揭輔臣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之立極曰孝天經地義古今無改未有當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

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搆、羅織不休、如李選侍之事者、其慘黷光景、傳聞紛紛、職不忍言、惟是通國之人痛心疾首、長歎隕泣、而顧命輔臣、漠然不肯維持、寘然不與匡救、無論青史貽譏、切恐　皇上天縱聖明、一朝悔悟、輔臣其作何顏面仰對乎、　先帝命諸臣輔　皇上為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父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忘、　先帝之於鄭貴妃也三十餘年、天下所共側目之隙、而但以篤念　皇祖、渙然、

氷釋、此是何等忠孝何等盛美、何不輔 皇上取法、
而仍作法於涼、縱云選侍原非淑德、原有夙憾、亦婦
人女子之常態 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諭以選
侍曾產數胎、育有幼女、欷歔情事、草木感傷、而況我
輩臣子乎、委曲調護、極力回天、今李選侍得終天年、
皇幼女不虞意外、則 先帝含笑地下、而我 皇上
亦垂芬萬載矣、御史左光斗上言、選侍既移宮之後、
自當存其大體、捐其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

安、是與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伏乞　皇
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避遷宮何故、今渊
調護何方、不得憑中使口傳聖旨、正劉遜李進忠法
其餘槩從寬政、庶幾俛梁獄之詞者、正以寢淮南之
謀、疏入　上諭內閣曰、朕昔冲幼、選侍氣毆聖母、以
致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　皇考病篤、選侍威
挾朕躬、使傳封皇后、朕心不自安、暫居慈慶宮、選侍
又差李進忠劉遜等、傳每日章奏文書、先奏選侍方

與朕覽、朕思　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
今奉養李氏于鸞噦宮、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恤
其李進忠田詔等盜庫首犯、事干憲典原非株連鄉
可傳示遵行方從哲捧讀驚愕具揭封進言　皇上
既仰體　先帝遺愛、不宜暴其過惡傳之外廷　上
再諭發抄南京御史王允成糾從哲曰　陛下於移
宮後、發聖諭不過是常人表明心跡之意而宰相輒
自封還、夫封還、詔書、必其有關大利害、大是非、大典

禮者也此則何所關耶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十朝下邪讟熾宮火上傳諭閣臣曰選侍皇八妹俱無恙十一月給事中周朝瑞謂賈繼春喜撇旋旗妄生題目繼春復揭曰保全選侍蓋亦人倫天理布帛菽粟之言非詑眼旋旗驚心題目也父子相繼作扭戒嚴之光景以貪天功忠孚相承忽關嗜殺之機緘以傷元氣不於此處抱痛而乃過用其慮乎朝瑞揭駁之曰安選侍者猶謂之是安社稷者顧謂之非乎繼

春再揭曰、主上父子相繼宗社何嘗不安、而必待傾選侍以安之耶、即當日移宮原是正理豈必立刻驅逐群閙打搶、革其已進儀注之貴妃、困其無端羅織之老父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我輩臣子、亦有心肝、豈其人〻覃恩異數家家廕子封妻、而 先帝一妾一女、遽不能庇、此通國之人所為興言嗟憤、淚下霑衣者也、朝瑞又揭謂繼春操戈於鮮忿平爭者、繼春又揭職非操戈、乃止戈

也、聖德無損即已普天胥慶、為臣子者、心同為國、有何不解之忿、烝乎之爭、而煩左右袒者之費詞乎、朝瑞既知朝有公論、則柰何作天理外見解人倫外說話、而藉口　皇上自有真知也、刑部尚書黃克纘執奏鄭養山劉尚禮姜昇劉遜四人罪名、當從末減、上曰、朕初登大寶、刑政豈不遵成法、昨因內犯王永福擬罪遲減、當日移宮、朕隨差人護送各有輸粟該部如何輕聽姜昇一面脫罪之詞、不知昇等平日罪

狀多端、今雖加斬、未盡其辜、還遵前旨各斬、不必瀆
陳、克纘執奏如初、因力求罷、上曰、卿委曲周全、欲
朕渾然無跡、朕豈欲以跡彰之、今內外本無事因盜
犯而多事、卿非黨李氏之人、選詞偏執、昨朕傳諭豈
得已哉、且安心供職、不必疑慮、楊漣疏移宮始末曰、
前選侍移宮一節、護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及
今不一昭明、釀今日之疑端、漫成他時之寔話、臣屢
蒙 先帝召見、目擊當日情形、敢不詳述一語、以存

定案居常憶 先帝憑几之言、再肆叮嚀、則曰輔
皇上要緊、還侍忽從閒暇中手挽 皇上而入、復推
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
忿懣、君臣正相引痛然時、忽於要挾求封、萬一事權
到手、豈僅僅名封足稱其意、此八月二十九日事也、
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急召諸臣、諸臣急至、而
龍馭已上賓矣、此時主君為重、亟急於請見、一見即
呼萬歲、以慰人心、而宮門內使、乃有持梃不容入者、

臣冒犯忿詈與爭、與初一即刻入宮事也、諸臣哭臨畢、請見　皇上於寢門、拜呼萬歲、天語荅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捧龍軒至文華殿門、行嵩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工共祈即日登極、　上傳諭卜吉、而諸臣皇皇深以本日未即登極為危、蓋　先帝變出倉卒、上無聖母憑依、下無皇后慰藉、在旁窺伺誰為可恃、此初一日辰刻事也、爾時諸臣議　皇上宜歸何宮、臣思前日摻入推出、景象大有可慮、但云從來冲齡天

子、不宜托之素無恩德之婦人且選侍如可托、皇
上必深知之雖孫之離而不可得、如不可托、皇上
亦必深知之雖孫之留而不可得、乃 聖駕果徑歸
慈慶矣、此初一日巳刻事也、御極卜期初六、至初二
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合疏、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
特疏、蓋 皇上一正九五、斷無避居離宮之理、亦無
復返東宮之理、而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五日猶
抗不奉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有疏恭及李進忠等

総以宮嬪、自有定分、即欲加恩選侍、原不在宮之移
與不移假令登極之後、而宮嬪悍然居天子之宮是
何禮法與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憤爭、
事也、至本日移宮臣即語諸臣移宮自移宮陰禮自
陰禮必兩者相濟、而後 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即本日緝獲罪璫只究織渠魁、
無深求蔓引、大抵 主上沖齡、寢居未淨 先帝之
付託為重、則平日之寵愛為輕、及其寢居已定、既盡

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　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乃既移之後、忽來蜚語、有捏稱選侍徒跣踉蹌、欲自裁者、捏稱皇八妹失所、至欲投井者、或傳處罪瑺過甚者、或稱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訛以傳訛、恐遂成此日不白之案、關係不但在臣、安敢無言、若夫緝拿罪瑺、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群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只在法司得其平耳、於選侍恩禮何與、顧有以

此為選侍惜者豈謂寧可使今日惜選侍、無使移宮不早不幸而成女后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群邪又得以因緣多事於以保惜　先帝寵愛則得矣而輔　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以是為愉快耶況兩奉　聖諭選侍居食息禮有加、近以鑾儀宮火、復奉有選侍皇八妹無恙之旨、方知　皇上雖抱痛於孝和皇后之哽咽仍念及於　光宗皇帝之欷歔、海涵天蓋、仁義無盡無以復加已、詔曰、奏

內登極移宮事情、不獨科臣親見、文武大小臣工所共見、極公極正、極真極切、甚愜朕心、着昭示中外、以釋群疑、未幾楊漣上疏乞歸、畧曰、垂簾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嘖起、臣不過發明移宮始末、使了然在人耳目、而旋荷綸綍之褒、過邀忠直之譽、使臣區區之苦心、反為參謝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嵩呼者、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宮捧 皇上左右手者、張惟賢劉一燝也、臣乃以憤爭

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懸畢末、豈可掩人於朝、仰藉
昇平、豈可貪天為力、臣之不安二也、宮禁自就肅清、
社稷有何捏杌、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為言、君幸有子、
不憂杞國之天、臣獨何人、敢捧虞淵之日、臣之不安
三也、臣引分自思、俯全臣節、惟有決去一着而已、臣
蹇骫髒之人、被上方之文綺、賚兩朝之賜金、步歸里
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直覺俯仰皆寬、
即不幸先馬犬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 皇考於在

天、見先人於地下、臣亦可瞑目安寢矣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未罪臣、又不能以罪請、雖有明徵[illegible]之心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為急流勇退之人而已、詔許之、 熹宗元年、賈繼春直陳其揭之實、有旨切責、繼春復上言、臣初入班行、當移宮之後、祗因痛切先帝、急欲效忠 皇上、及捧讀聖諭、乃知天地之高厚、曲為保全、而小臣之狂愚、猶妄有規勸、謹備錄原揭回話、 上命周嘉謨及九卿科道會議、落職永錮

不用、二年魏忠賢力翻三案遂矯詔封李選侍為康妃、嗾科臣孫杰誣論嘉謨詔削籍無幾病卒崇禎元年卹贈與原官加贈少保

石匱書曰諺曰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見爛草索當神宗晏駕而　光宗相繼昇遐外廷方有美女代叙紅丸代鴆之說鄭氏避宮之後李選侍又踞乾清勒取封號而頒命諸臣又親見其換入推出光景八臣當此、能不寒心則力請移宮是防護嗣君之第一着、

在選侍自應移宮、在諸臣自應促其移宮、而移宮之
事、與優禮選侍、與薄待選侍、兩不相干也、賈繼春諸
人在事後肴之、宮之易移也若此、選侍之不能為也
若此、選侍之諸內臣之易於拘執也若此、甕虎斷蛇、
人見其委靡餧敗狼猾可憐、不想其其駕霧乘雲、凌牙
礪齒、一旦加之以封號、尚敢攖其逆鱗否耶、賈繼春
輩、以局外閒談、事後平論、乃欲加禮選侍歸咎移宮、
此言未嘗不是、弟拯溺救焚、事在俄頃、尚可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耶、總之、緩急經權、各有其候、諸臣祗露一向、祗遮一孔、未免見小拘方、若以前後之大勢籠統觀之則市恩沽譽、尚不可以之責賈繼春黃克纘而好大喜功、又可以之責楊漣左光斗哉、

崇禎元年五月、左春坊左諭德倪元璐有請毀三朝要典一疏、可為三案定論、附載傳後、疏曰、奏為公議自存、私書當毀、敬陳膚見、以襄蕩平之治事、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鬨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

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亟行、而其書不當不速燬、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興盈庭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群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

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 先皇猶夫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人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

即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燬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而屈孫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燬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　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燬二、矯誣　先帝、偽造袞蓆、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燬三、又況史局將闢、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

此騈指、供人唾詈、當燬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燬、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曄等之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則特立而不爲苟同、既則矯挺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雖有忮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

觀、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原無濡染、而特以史氏柳楊之過、保不為後人翻駁之端、至於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鑊先懸、姜逢元閣筆一嘆、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於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

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尅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漂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 皇上勅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錄存書板、盡行毀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纂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

賜環諸臣、各以聖明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横胸理前身之業、至於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説、毋許妄形奏牘、横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於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言史統關大計、伏惟聖斷施行、